



特别推荐

师恩难忘

罗浩京

每当站在我工作的人民日报《民生周刊》所在的新媒体大厦上，遥望南方的家乡时，总不免会想起湖南日报那栋熟悉的办公楼和楼里那些谆谆教导过我的老师们，从心底涌出一句话：师恩难忘！

40年前，我还是平江县金坪公社边远山区的一个民办教师，每天读湖南日报尤其是“学校生活”专栏成了我的习惯。曾试着寄过几篇学校题材的稿子，虽没被采用，但每次都会收到专栏责编李凌沙老师的回信，指导我怎么写稿。我和他素不相识，收到这样的信自然特别暖心。

一个风雪揽天的深夜，我在乡间蜿蜒山路上看到一闪一闪的手电光，巧遇金坪中学方子老师家访归来，他向我讲述了如何动员贫困家庭学生上学的事。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两点，我抑制不住冲动的心情点亮煤油灯，写完《劝学记》这篇稿子天已快亮了。

我家距长寿街邮局20华里，邮件两天一班早晨6点半托运发往长沙。我拿着装稿子的信封走出家门，迎风踩雪，一路狂奔，赶到邮局时当天的邮件已经用铅封好放到班车顶上的行李架上。我焦急地向邮递员老邓哀求：“我一夜没睡写稿子，赶了两个多小时山路，赶不上这趟班车就要迟几天了！”他听我这样说一很感动，就把我的信封捆在邮件铅封口外面，再用绳子固定好。看着班车摇摇晃晃远去，我心里一直悬着，生怕我的信封在哪里掉了下来。焦急的日子真难熬。10天后，我收到李凌沙老师寄来的一张1982年3月4日《湖南日报》，刊登了我写的《劝学记》，当时我那种欣喜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

3个月后，我写了2篇稿子来到报社，找到了凌沙老师。他十分亲切随和，还邀我到家里吃中饭，下午帮我其中一篇稿子改好，要我誊写以便揣摩感悟。他似乎看出我不安的心情，安慰我说：“你的文字功夫还是不错的，只是定角度、选题材弱一点。不要急，多读、多写、多想，就会进步。”他的鼓励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心。一周后这篇稿子《班班都有开水供应》见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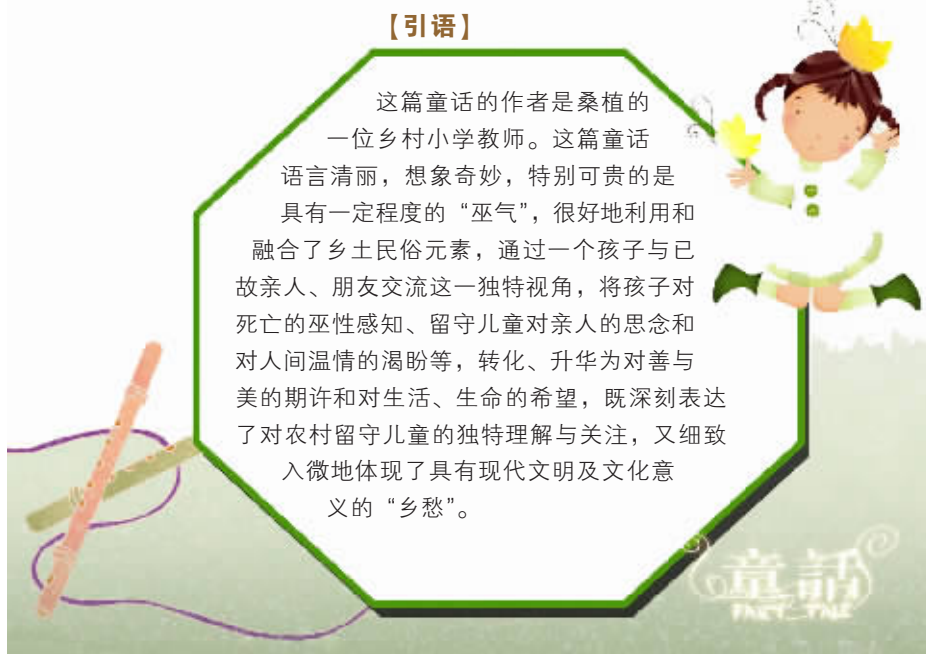
因为身在乡下，除了教育方面的稿子，我也常写一些农村题材的稿子，由此又认识了报社农村部两位年长的老师阮甫堂和左泽荫。甫堂老师见到我总是说：“来来来，快坐到这里。”泽荫老师会沏一杯热茶，还给我讲最近需要哪方面的稿子，以及题材要求、写作方法等等，每次都是上了一次新闻写作培训课。记得我曾向他俩汇报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个体经济刚开始发展，我的家乡镇上有个私人办的“周记旅社”，每晚有20多个旅客住宿，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没想到营业3个月就被说成影响国营旅社生意，要求停业关门，还来了七八个人把招牌拿走了。两位老师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我写一封读者来信，向“农村信箱”反映问题，报社根据法律政策公开答复。在两位老师指教下，我坐在农村部写出初稿，经过老师手把手修改，《不应把个体工商业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来信稿见报了。见报当天，当地有关部门就来到“周记旅社”，表明“上次禁止你营业是错误的”，周记旅社很快重新开业了。

从这件事，我深刻感受到党报正确舆论引导的重要和威力，也更加注意发挥自己身在基层的优势，关心和了解基层干部群众困难和呼声，更多地反映基层民情和呼声。后来我被调到区委办公室工作，掌握情况更多也更准确，和湖南日报编辑老师的联系更多了。在他们的指导下，我采写的稿件质量也不断提高。比如我写的《一条解决基层信访工作的新经验》除在《湖南日报》刊发，还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人民信访》等采用。

40年过去了，湖南日报为我改过稿子的老师不下20位。前些年，我虽然到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工作，但一有机会，总要和他们联系，向他们问问好。今年湖南日报创刊70年，这些年高德劭的老师们，不少人已经离开了自己无限忠诚的新闻事业，后来进到报社工作的年轻人，只怕大多数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了，但我却始终在他们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却时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难忘这份珍贵的师恩。



我与湖南日报 征文



【引语】

这篇童话的作者是桑植的一位乡村小学教师。这篇童话语言清丽，想象奇妙，特别可贵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巫气”，很好地利用和融合了乡土民俗元素，通过一个孩子与已故亲人、朋友交流这一独特视角，将孩子对死亡的巫性感知、留守儿童对亲人的思念和对人间温情的渴盼等，转化、升华为对善与美的期许和对生活、生命的希望，既深刻表达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独特理解与关注，又细致入微地体现了具有现代文明及文化意义的“乡愁”。

李田田

一个小孩长年只能跟老人玩，多少有点孤单

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可是我没有。你可以笑我是个野孩子，我一点都不在乎，只要你能开心，只要你愿意跟我成为朋友。

说到朋友，我真是有一箩筐的话要说。在我们这里，除了我、张小梅、田薇薇之外，所有的人老了。张小梅和田薇薇长年卧病在床，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长年只能跟老人玩，多少是有点孤单的。而且我们这里的老人也越来越少，每年都会减少一两个。若是所有的老人都不在了，岂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独自生活了？因此我急切地渴望能拥有一个朋友，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孩子朋友。

你肯定会疑惑，为什么我没有名字？没有名字的我，又怎么称呼？没关系，到时候你来为我取一个名字就好了。奶奶说我是村里唯一能走动的小孩，就算没有正式的名字，也不会被叫错，她叫我妹仔。她还说，总有一天，许多孩子都会成为我的朋友，会争着给我取名字。只要他们会唱：“妹儿，妹儿，你莫哭，田也有，地也有，转弯弯是你屋……”

我希望全世界的孩子来跟我做朋友

“来，妹仔，穿上它，紫云婆婆死了，今天我们要去她家跳舞。”奶奶说道。我说过，这里的人都老了，奶奶也一样。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不过牙齿倒是没有老，一颗也没少。

“这是用今年最新的稻草编织的裙子，喜欢吧。”奶奶问。

“婆婆，这里人人都穿稻草裙，我看不出来这件稻草裙有什么不同。”我说。跟大多数的稻草裙一样，这条裙子刚好盖住膝盖，裙摆挂着干枯的流苏稻穗。上衣倒是有一点点不同，奶奶用稻草扎了一颗星星别在衣领上。

“你穿上转个圈看看。”奶奶说道。奶奶的要求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在我5个月时，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打工，就再也没能回来过。

我很快穿好了，把双手伸向天空，轻轻地转着，流苏稻穗也跟着摆动，接着我听到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婆婆，你看，流苏稻穗变成了小铃铛。”我欣喜地说。一个个喇叭一样的铃铛挂在身上，我轻轻走到哪里，哪里便发出声音。是啊，我从小就喜欢与众不同，我希望能一下便吸引其他孩子的目光，我希望全世界的孩子来跟我做朋友。

“婆婆，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惊讶地问。

“很简单，每当微风吹过，用个袋子把它们装起来，然后将微风倾洒在这件衣服上，时间长了，稻穗借助风的魔力，只要轻轻抖动就会开心地变成小铃铛。”奶奶回答。“准备出发吧。”奶奶拉起了我的手。

紫云婆婆不见了

在花溪村，无论谁死了都要去他家里跳舞，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悲伤，因为叶子都有飘落的时候，更何况人呢。记得五年前张阿婆离开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到她家里唱歌跳舞。那时我七岁，和村里别的小孩子一起蹦蹦跳跳，玩着小鸡捉老鹰的游戏。我们听说死去的人可以变成世间万物，不管谁离开了，都不会有人哭。有好几次，我看见张阿婆的坟墓上开出了花朵，我就知道她变成了一朵花。还有一次，一朵云停在我家门口，不肯散开，我就知道她变成了一朵云来陪我奶奶。所以啊，紫云婆婆死了，我们也不会流泪。她以前那么爱吃土豆，说不定会变成一颗土豆呢。

紫云婆婆离我家只有五分钟的步程，她总是一个人住在吊脚楼里。吊脚楼是用木头建造的，几百年前，山里豺狼虎豹随处可见，为了躲避猛兽袭击，祖先们用现成的大树作架子，捆上木材，再铺上野竹条，在顶上搭起架子盖上天篷，修起或大或小的空中住房，尽管没用一颗钉子也十分牢固。花溪村的房子都是吊脚楼，有的两层，有的三层。我喜欢住这样的房子，因为奶奶说过，吊脚楼里藏着祖先的脚印，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与遥远的祖先相遇，与他们说说话。

紫云婆婆没有孩子，或许曾经有过，可是后来都不见了。我们都爱她。我记得她有一双弯弯的眼睛，笑起来特别温柔。她会用叶子包很多好吃的，还会种各种各样的花儿，衣服上永远别着一朵小花。现在她死了，躺在木床上，我们用动听的歌声和好看的舞蹈送她，这样，哪怕她变成土豆也不会觉得孤单。谁不喜欢听美美的歌声呢？

大家都穿着稻草编织的衣裙，手拉手围着紫云婆婆转圈唱歌：“妹儿，妹儿，你莫哭。田也有，地也有，转弯弯是你屋……”当我转完第五个圈时，发现紫云婆婆居然

永远不要忘记那首歌

(童话)

不见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躺在床上的那个人忽然消失了，就像一滴水忽然渗进土壤里。可是其他的人没有像我一样感到惊讶，他们不停地拍手，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婆婆，这是怎么回事呀？”我惊讶地问。

“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真正信任并热爱泥土的人，死后就可以马上与泥土融为一体，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想在地上长出什么就长出什么。”奶奶回答。

“那紫云婆婆可能真的会变成土豆哦；可是她也爱种花，我想她肯定也可以变成一朵美美的土豆花。”我说。

没有人住的木房子非常孤单

紫云婆婆消失后，我和奶奶打算离开她的木房子。

“请大家等一等。”村里唱歌最好听的爷爷说话了，大家称他为梯玛。

谁也不清楚梯玛爷爷到底有多少岁了，可能是八十岁，也可能是一百岁。他喜欢头上戴一顶用棕叶编织的草帽，总穿着一件长长的红袍子遮住全身，衣服外只露出一双苍老的手掌。他会唱大家都不会唱的歌，据说还能用古老的咒语唤醒睡在外地的亲人，让他们自己走回家。我们都很信任他，他的话最有威严了。

“紫云婆婆走了，这间木房子再也没人住了。我们都知道，没有人住的木房子非常孤单。这样，我们请那些野花野草、无处可居的鸟兽搬进来，陪伴木房子吧。”梯玛爷爷说完朝天空挥了挥手。“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蔡皋作品《花朝》

梯玛爷爷仰起头，开始吹响他的牛角号。牛角号发出的声音是怎样的你能想象得到吗？当号声“嗡”的一响，我的耳朵差点震聋。我看见房间里立马冒出密密麻麻的青草嫩芽，一朵紫云英开在青草中间，木板壁上爬满了绿绿的葛藤。喔，还有一条花斑蛇蜷缩在门口探着脑袋，一只蝴蝶飞在牛角上扇动翅膀。

我决定从裙摆上拔下一只小铃铛，挂在窗户木框上，等风吹过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他们不知道，现在我可以飞了

我把铃铛挂好后，其他人突然不见了，像紫云婆婆那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奶奶也不见了。我感到非常恐慌，赶紧取下我的铃铛，我跑到门外寻找。

村里安静极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其他人都去哪里了呢？我决定去田薇薇家看看，她生下来就患有小儿麻痹症，应该走不了多远。通往田薇薇的家要穿过一片小竹林，以前孩子多的时候我们常在竹林里捉蛐蛐儿、玩游戏，或者比赛攀爬竹子。我走进竹林，竹枝刮掉了我衣领上用稻草扎的星星，星星滚落到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我在星星的光芒里看到了死去的张阿婆、紫云婆婆、李大爷、二狗叔叔，还有去年患病去世的好朋友陈雨君……他们正在开心地玩瞎子摸人的游戏。星光照亮了每一个人。我惊呆了，说不出话来！

“妹仔，你来啦，快跟我们一起玩。”二狗叔叔说完，和活着时一样甩了甩额前的头发。

“二狗叔叔，你，你不是喝农药死了吗？”我惊讶地问。

“啊？我没死，我只是玩了隐身术，不让人再看到我。”二狗叔叔说。

“是妹仔，妹仔你来啦！”陈雨君喊了我。

“雨君，你当时病得很严重，没法说话了……”我难过地说。

“妹仔，他们不知道，现在我可以飞了，瞧我……”雨君说完就在竹林间飞来飞去，她跟我同年，还那么好看，

梳着两条羊角辫。

“妹仔，你婆婆身体可好？”张阿婆慈爱地问。

“嗯，婆婆身体很好。张阿婆，你，你怎么……”我小心地问。

“我啊，没死，我们只是到了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生活。”张阿婆拄着拐杖微笑着说。

“就是，他们今天为我也死了。我不过是想来竹林重温童年的快乐……”紫云婆婆手里拿着一朵紫色喇叭花。

“只有小孩子才能看见我们，可以继续跟我们玩耍。”张阿婆说。

张阿婆讲完后，竹林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起初我感到害怕，可见大家都那么温柔快活，我渐渐安心了。

那股茉莉清香，很像妈妈的味道

我正打算加入瞎子摸人的游戏，一对约摸三十来岁的夫妇朝我走来。

“妹仔，你都长这么大了。”女人抚摸着我的脑袋说道，她真漂亮，一头乌黑长发，眼睛亮亮的，眉心有一颗红痣。

“确实，她才5个月时，我们就遇到了车祸，没能陪伴她长大，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男人说着皱了皱眉头。

“你们是谁？”其实我的心里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他们紧紧地抱着我。我从女人身上闻到一股茉莉清香，很像妈妈的味道。

“团聚了好，今天天气不错。”张阿婆也走了过来。

“阿婆，梯玛爷爷他们全都不见了。”我又想到了这件事。

“喔，应该是你的眼睛暂时没有看见，你把这个带上。”张阿婆递给了我一片竹叶，“待会儿回到紫云婆婆的家，你用竹叶轻轻拂过眼睛，他们就会出现了。”

“妹仔，我也给你一样礼物。”女人送了我一朵新鲜茉莉花，“你把花让田薇薇和张小梅闻闻，她们的病就会好，以后有人陪你玩啦。”

“妹仔，我，为你唱首歌吧。”雨君跑来抱了我。

“妹儿，妹儿，你莫哭，田也有，地也有，转弯弯是你屋……”雨君大声地歌唱，接着，竹林里所有人合唱这首歌，他们边唱边拍着双手。

歌声结束时，张阿婆、紫云婆婆、李大爷、二狗叔叔、陈雨君，还有那对夫妇……竟然全都消失了！

竹林里又只剩下我一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可我的手里却握着一支茉莉花和一片绿竹叶。

永远不要忘记那首歌

我马上跑回紫云婆婆的家，我必须找到奶奶问个究竟。

我按照张阿婆的说法将竹叶轻拂眼睛，果然看见了奶奶他们。梯玛爷爷还在吹着号角，其他人正在跳舞，时间仿佛从未流逝过。我把竹林里的一切告诉了奶奶。梯玛爷爷放下了牛角。“只要有山有花有溪水，花溪村的人就永远不会真正死去。”梯玛爷爷说：“真幸运，你还是个孩子，能看见我们日日想念的人。”

我用茉莉花治好了张小梅、田薇薇的病，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跑步玩了。

15岁时，我们三个决定离开花溪村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就像之前那些离开花溪村的乡亲们。出发前奶奶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那首歌：妹儿，妹儿，你莫哭，田也有，地也有，转弯弯是你屋……它将能带你重回花溪村。”

到了花溪村外，我遇见了好多朋友，他们争着给我取名字，我快长大了，可我还是喜欢别人叫我“妹仔”。

每当我想回到花溪村时，就会默唱那首歌。我回到花溪村，喝最甘甜的泉水，嗅最芳香的花朵，听梯玛爷爷吹号角。我把那支茉莉花种在了花溪河边，几年后它开出一大片。

真的，花溪村再也没有人会真正死去！